

# 澳門小遊



黛西札記  
李夢

時隔四年，終於和家人再遊澳門。原本擔心遭遇颱風杜蘇芮，後來風向偏轉，幸運避過了盛夏澳門的火辣陽光。

疫後再訪，往返交通已是大不同。曾經往來港澳，坐船是首選，遇見風和日麗，自然是好景好心情，如果風雨大作，不僅為船浪所苦，船舷外景致也不免失色大半。如今，多了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，車行海上，免去顛簸勞頓，既可遠賞風景，也可趁着難得的休閒時光讀書靜思。不過四十分鐘車程，已由繁忙市區抵達澳門碼頭，再搭乘巴士或的士等，不消半個鐘頭已到澳門大三巴牌坊等熱門景點，幾乎無縫銜接，「雙城同感」大抵如是這般。

平素港人談及澳門，離不開賭場風雲和葡國蛋撻種種，最近這些年，澳門特區政府提倡發展博彩業之外的其他產業，特別在文化藝術等領域着力頗多，因此，澳門藝術節、澳門國際音樂節等政府主辦的大型藝文活動，乃至民間機構和社團推動舉辦的

藝術表演和工作坊等多不勝數，也為到訪的遊客在傳統體驗之外，增添不少可以探索並共享的新意。我們到訪的那幾日，正逢網紅藝術團隊 teamLab 在澳門某大型酒店內打造沉浸式作品《超自然空間》，以五萬呎的立體交互空間，幫助參與其中的每位訪客體驗人與自然互動的樂趣。

除此之外，澳門的非遺文化、舊時建築以及兼具葡萄牙及澳門本地特色的美食，也足以讓包括我在內的一眾遊客念茲在茲。今次到訪，由氹仔島的官也街到傳統商業中心新馬路，再遇大三巴，再嘗葡撻、豬扒包和杏仁餅種種可口小食，都是記憶中的澳門滋味。只不過，新冠疫情這些年，不少內地網紅飲食品牌進駐澳門，站在街口左右望去，原本的本地特色小店頗有些被海底撈和酸菜魚等取而代之的態勢。

引入內地品牌，固然為應和內地遊客的口味，但在我看來，外地人來到澳門，希望見到的風景、品嘗的美食，應是更有澳門特色與氣質的，是獨有且具個性的。如此，澳門旅遊業如欲更進一步發展，想來應以更多心力研究在地特色。



善治若水  
胡恩威

一八四一年香港開埠，在現時砵甸乍街的位置，以一塊塊石板鋪砌在地上作為階級，通往山上，所以砵甸乍街又稱為「石板街」。中環石板街歷史悠久，已經超過一百八十年歷史。

在中環街上走，可以看到很多清末民初的香港歷史，和辛亥革命有關的歷史。例如元創坊PMQ，其前身是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，而警察宿舍前身是中央書院，一八八四年孫中山曾在此就讀。從PMQ大門，沿鴨巴甸街往山上走，不用五分鐘，就到達孫中山紀念館。

沿石板街一路走上去，到達大館。大館內設有當代美術館，舉行當代藝術展覽，以及一些用作表演的公共空間，還有工作坊、導賞團，值得參觀。大館是很特別的歷史建築群，這些古蹟建於

# 中上環文化行街

一八六四年，集中區警署、域多利監獄和中央裁判司署於一身。當時交通沒那麼發達，考慮到犯人的運送，所以結合執法和司法在一起，有其功能需要。隨後更多地方開發，立法、行政、司法機構便被分開。由此可見，大館當年的歷史和香港開埠初期歷史有密切關係。

雖然中環街市、PMQ、大館的建築被保留下來，如今變成以商業空間為主，筆者認為給予本地藝術發展空間仍不夠。比如大館，它舉行的當代藝術展覽常見西方藝術，香港本地的不算多。

大館近期有一個以香港霓虹燈為主題的展覽，值得大家去看看。筆者對霓虹招牌有點嚮往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霓虹招牌滿布在香港的大街小巷，形成一道獨特的夜景。近年不時見到霓虹招牌被清拆，拆一塊便少一塊，大為可惜。

在筆者看來，香港最獨特的地方之一一是藝術不僅在博物館裏，也在街道上。有時逛街甚至勝過逛博物館，香港

有很多建築、小店，逛街時可聽到城市的不同聲音。竹棚也是香港別具特色的城市景觀，街邊的報攤或街市攤檔，其實中上環仍然有很多，摩羅上街還有一些懷舊古物檔，大家不妨多逛多看多拍照，留個紀錄。

香港街道上的竹棚，或是一些特色攤檔，其實都是藝術與生活結合的一部分，也是生活情趣。例如去日本旅行，不少人去京都的街頭、廟宇、小店、舊區漫步，看古蹟和手工藝；或者到訪東京的商業娛樂區，就像香港的旺角區，感受城市的氣氛。這些是逛商場體驗不到的。

香港很多商場的一個特點是有名牌店、化妝品店和連鎖快餐店，但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感受，卻常在街上才找得到。逛街，尤其是逛傳統街道，本來就是香港旅遊的一個特色，但隨着地產發展項目，港鐵站接駁商場再到上蓋物業，傳統街道可謂越來越少，因此大家要珍惜，有機會就要多逛街。



▲澳門大三巴遊客眾多。作者攝

# 書房紀事



人生在線  
延靜

直到六十二歲，遷入新居，等了五十年後，我才有一間書房，讀書、寫字有了像樣的地方。

說來話長。我從上中學的時候起，就希望有一間書房。那時我家住在北京一條胡同的平房裏，雖三間居室，但很狹小。原來我和父母同住，上中學後被擠到一側房裏，放了單人床後已經沒有多少空間，不可能有一間單獨的書房。屋裏放上一張破八仙桌，就是我讀書、寫字的地方。在這狹窄的房間中，我度過了中學時期。

上大學住校，幾個人合居一室，沒有書房問題。畢業後參加工作，不久結婚，單位分給我一間房，但與另一家合住，各住一間，共用一個廚房、一個衛生間。房間雖較大，有十八平方米，開始我們夫婦和女兒在一張大床上湊合，後來女兒長大，只好給她另支了一張單人床，房間就顯得更窄了。就這樣，我們在這個房間裏生活了十幾年，書房的夢想仍沒有實現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我們搬入了兩間一套的新居。不過當時女兒已經十七歲，需要一個單獨的房間。我本來希望新居有個書房的夢想再次破滅。我們在那裏一住又是十幾年。

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，我們又一次搬家，遷入一套三居室的新居，一間我們夫婦住，一間給女兒女婿回來住，另一間就成了書房，我的夢想終於實現了。

遷入新居，要買傢具，我首先想到的是，買一個大書櫃。多少年來我一直有這個期盼。妻子也同意設置書房，她愛看書和藏書，書多得已經沒地方攔了。但她也提出一個要求，就是書房兩人共用，我當然同意。於是，書房中，除了放一個大書櫃和一個原有的小書櫃外，還放了兩張書桌，一張是新買的給妻子，一張原有的舊書桌歸我用。二〇〇二年我們購置了電腦，妻子用我們金婚時孫女送的筆記本電腦，不大的書房已經滿滿當當。

書櫃中除書籍外，還放了不少小巧玲瓏的藝術品，還有外孫女多倫多大學畢業時身著學士服的大幅照片。三面牆上掛有三幅畫作，一幅是王成喜的梅花，一幅是王書平的雄鷹，另一幅是妻子三叔從齊濟哈爾送來的牡丹，上面題有五代詩人徐夤的詩句「龍分夜雨資嬌態，天與春風發好香」。在這間不大但溫馨的書房裏，轉眼我們已度過三十多個年頭，享受了閱讀的愉悅、寫作的深思和生活的樂趣，而且它還會繼續下去。

書房紀事雖是我個人的生活經歷，但從一個角度，也反映了民眾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。

# 七里香



人與事  
梅莉

社會全面復常後，歌星們到處開演唱會，這真是一件令歌迷歡騰放鬆的好事。我喜歡聽周杰倫的歌。看到他之前在香港中環開演唱會的視頻，場內歌迷一起高歌，場外人頭攢動，就連中環碼頭的海邊也停滿了來「偷聽」的遊艇。

想必周杰倫都快成為八〇、九〇後們的青春背景牆了。在我的青澀歲月，也曾流行過《七里香》。不是歌，而是詩——席慕蓉的一本詩集。那是個文學的黃金時代，大家都熱愛詩歌，一個喜歡我的陳姓男生送了我

一本《七里香》，還在「一棵開花的樹」那頁夾着一片紅楓葉，「如何讓你遇見我……佛於是把我化作一棵樹／長在你必經的路旁」。在他的熱情主動下，我們成為了好友。五月中旬的一天，陳同學興奮地說要帶我爬山去，他看到了一大片七里香，要採摘一束最美的送給我，因為當天是我生日。結果，我們在山上真的找到了如瀑布盛開的白色七里香，鵝黃的花蕊，遠遠地即可聞到濃郁的香氣。陳同學採了一束他認為最美的七里香送給我。

後來，陳同學成為我丈夫。還是要相信愛情。就像周杰倫在《七里香》中唱的：「我接着寫／把永遠愛你寫進詩的結尾／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。」

# 異動的世代



▲二〇一二年電影《浪蕩世代》改編自小說《在路上》(On the Road)。



英倫漫話  
江恆

一九六二年，英國愛丁堡舉辦了世界作家研討會，以大膽、激進著稱的美國前衛作家威廉·巴勒斯在會上舉成名，這一年他出版了自傳體小說《赤裸的午餐》，書中充斥吸毒、同性戀等禁忌話題，由此開創了全新的文學流派，不僅風靡美國，也影響了英國一個世代。

這個文學流派正是大名鼎鼎的「垮掉的一代」(Beat Generation)，與巴勒斯同時聲名大噪的，還有另外兩位美國作家——金斯伯格和克魯亞克，前者創作了詩歌《嚎叫》，後者寫下了小說《在路上》。這三個人以離經叛道的寫作形式，成為該文學流派的代表性人物。何謂「垮掉的一代」？用最早提出此概念的美國作家霍爾姆斯的話說，這是一群「二戰後面對令人壓抑的生存環境，對現實生活厭倦又不得不生存下去，因而採取逃避態度的美國人」。他們的情緒錯綜複雜，混合了疲憊、困頓、不安和反叛等等，並以挑戰權威和放浪不羈的態度對待生活，吸毒、酗酒、崇尚搖滾樂、性解放和同性戀等成為招牌動作，他們的精神世界可用《在路上》中的一句名言來概括：「因為我很貧窮，所以我擁有一切。」

旅英中國作家蔣彝在描寫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訪美經歷的《舊金山畫記》一書中，提到過這一代人留給在英國人的印象。書中寫道：有一次我受邀參加「垮掉的一代」聚會，時間長達四天。參加者共有十四人，男女都有。我們享受了大量美食、各種遊戲以及英格蘭南部的溫暖空氣。最後的壓軸時刻到來了，每個人都必須以自己的方式打扮成「垮掉的一代」。化裝舞會獲勝者是一位英國作家兼詩人，他戴着法式貝雷帽，穿著橫紋T恤，把自己打扮得像個馬賽的碼頭搬運工。而在蔣彝本人看來，「垮掉的一代」的面孔總讓他與三藩市那些美洲野牛聯繫在一起。

這股思潮很快便吹到大洋彼岸的英國，並對英國年輕一代的價值觀產生巨大衝擊，躁動和狂熱四處瀰漫，那些顛覆傳統的生活方式得到傳承，

比如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青年開始了反主流運動，他們的形象不再是乾淨體面的文雅少年，而是穿上工裝和馬丁靴，成了勞倫斯在小說《查泰來夫人的情人》中塑造的叛逆上層社會女性和工人階級形象。有些方面甚至還得到發揚光大，像是老工業城市利物浦湧現了披頭四樂隊，滾石、老鷹、粉紅佳人等樂隊也脫穎而出，漢密爾頓開創的普普藝術(Pop Art)更盛極一時。直到有一天人們突然意識到，英國出現了一種全新的亞文化，也誕生了「垮掉的世代」(Beatnik)。

英國知名文學期刊《Beatdom》曾描述當時英國「垮掉的世代」的生活狀態：衣衫襤褸、毛茸茸的年輕人帶著鋪蓋卷會搭便車前往海濱城市布萊頓，他們會睡在碼頭下的海灘上，或者睡在硬硬的鵝卵石上，分享幾瓶偷來的牛奶和巧克力棒，或者用含有毒性的麻醉劑充當毒品。他們中有人擁有班卓琴和結他，也有人可能帶著破舊的喇叭，也許甚至會有足夠的樂器來組成一個即興樂隊，困惑的老人和其他路人則聚集在海邊上，觀看這種奇怪的文化現象。而這些穿著模仿愛德華時代裝扮的「泰迪男孩」(Teddy Boys)們，會像披頭四那樣大喊諸如「你洗過澡嗎？」之類粗魯的話。

英國文學界也毫無疑問地受到「垮掉的一代」文學流派的影響，例如寫下代表作《阿姆斯特丹》的伊恩·麥克尤恩就承認，「垮掉派」和由此演化出的「嬉皮士」(Hippie)風潮，或多或少都成為他及其作品精神

內核的一部分。而《死人的生活》的作者塞爾夫也被歸類為繼承了「垮掉派」的文風，毒品、性、搖滾等元素是其小說經常出現的主題，但唯一不同之處在於，他的書裏有更多哲理性的思索，有時甚至回到社會現實領域。

另外，英國還有一個獨有的現象，即充滿反叛精神的「垮掉派」，將矛頭指向了君主制和王權。比如曾以反戰原因拒絕女王授勳的披頭四樂隊成員約翰·列儂，認為英國的貴族階級已不能給藝術提供任何動能，皇家的勳章只代表一個陳腐的權貴俱樂部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衍生出來的朋克(Punk)族，亦用各種尖銳方式猛烈地抨擊當時的社會，女王登基二十五周年時，「性手槍」樂隊在泰晤士河上呼嘯「上帝保佑女王，她不是人類，英國沒有未來……」，儘管樂隊成員遭當局逮捕，但歌曲卻大受基層民眾歡迎，成為BBC排行榜冠軍。

儘管當初「垮掉的世代」引人注目，他們後來的人生軌跡卻波瀾不驚，這些曾經閱讀着《在路上》和尋求精神刺激的年輕人，大多數最終找到了工作，開始了家庭並在電視機前安頓下來。從那以後，一些人加入了海濱的老人行列，用切片麵包餵海鷗，並討論當今的年輕人。但無論如何，那個特別的時代銘刻於英國人的記憶，就像英國作家伊恩·麥克尤恩所說的那樣，如果一個人沒有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是一個青年人，那麼他就永遠無法體會這個時期激動人心的大眾文化。



## 「明星」樂樂

香港海洋公園的「大熊貓之旅」為公園內熱門景點，遊人可拜訪大熊貓「明星」盈盈和樂樂外，亦有來自中國溫帶竹林的小熊貓。

中通社

市井萬象

▲大熊貓樂樂。